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月壬辰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勳奏俄囉斯國船隻於七月二十二日來滬臣等以俄囉斯國例在北路陸地通商上海非其應至之地諭令及早回帆該船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俄囉斯國李頓北本年七月二十二日來滬寄泊海口行文噗夷領事阿利國轉求通商該督等以上海非俄囉斯應至之地轉飭該道查照成案諭令回帆旋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等語俄囉斯國李頓北船前於道光二十八年曾至上海亦係由噗夷領事轉求通商經

李呈䓁陞建瀛閒導曉諭。起碇出口。今事隔一年。又復重來。是

俄羅斯妄念未息。亦難保非唉夷暗中招致。儻此次回帆以後。

再來嘗試。該督等惟當堅守定例。飭令回國。並嚴禁內地人等

與之交易。以杜事端而免覬覦。

又

諭。上年俄羅斯頭目。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咨文。

行咨該國。並將咨文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據該國薩納特衙

門咨覆文稱。接奉咨行後。當即劄交總理迤西銀𤓰爾邊界之

官。令其查明回報。俟該處查來。再行咨覆。並稱必不致因此事

有傷和氣等語。所有薩納特原文。著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在

哈薩克邊外。該國帶兵頭人是否業已撤回。該將軍等仍當隨時密訪。相機妥辦。俟庫倫接有續到咨覆。再行飭知查照辦理。

辛丑。

盛京將軍奕興奏。竊維奉天地面所屬西南兩路濱海各城。統計大小海口三十餘處。奴才按照歷次奏辦舊章。並留心體訪。如甯遠州之止錨灣。魚臺海口。與山海關一望之遙。為兩省海面接壤之區。第其地處偏隅。烟戶稀少。大船不能近岸。逆夷亦無所希冀。迤東錦州屬之天橋廠。馬號溝。二處海口。為商船停泊之所。天橋廠。距州城六十餘里。馬號溝。距州城四十餘里。西路海口。惟此二處為最要。然近

岸均係淺灘。不能直達口岸。如有緩急。該處有副都統一員駐紮。可以隨時調遣。無誤機宜。至於南路各城。惟金州為最要之區。該城所屬海口。大小十七處。如距城八九十里。至一百四五十里之青泥窪。小平島。龍王塘。鐵島。羊頭窪等處。皆係老水貼岸。大小船隻。均可往來停泊。但其地居民無多。烟戶稀少。逆夷亦可無所希冀。惟距州城十二里之紅土崖。二十里之和尚島。山界。曾有夷船游奕試水。該處地近州城。老水貼岸。實屬最要。其地有金州副都統一員。駐紮防守。又有旅順口水師營協領一員。督飭戰船。往來巡緝。緩急皆有可恃。其次如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

迤南有長興島一處。距島之南岸十餘里。即屬大洋。其處名八公溝。上居曾有夷船停泊。向山島取水。該處距州城一百餘里。與各村屯亦相去窵遠。僅止長興一島。居民無多。可隨時布置。此西南兩路緊要處所之實在情形也。至於岫巖所屬之大孤山斗莊所屬之沒溝營蓋州所屬之連雲島等處海口。皆往來商船雲集之所。但其近岸一帶多係砂磧礁石淺灘。大船皆不能直達口岸。其餘各處小口。間有停泊船隻。皆距村屯較遠。且為𠵈夷船隻所不能到。此奉天所屬各處次要海口之實在情形也。奴才悉心詳籌。奉天為根本重地。兵丁素稱勁旅。所不敢必者。北兵多

不諳水性。若與之海洋接戰。勝負良不可知。如果逆夷闌入海口。一經登岸。陸路擊剌。正我兵之所長。若人人奮勇。一鼓作氣。諒不致有失。再逆夷之所恃者。不過船堅礮鉅。素與水性相習。然船大則人眾。所需飲食亦多。且非淡水。無以生活。凡我沿海一帶。果能處處自固藩籬。為堅壁清野之計。絕其水路。斷其口糧接濟。仍於緊要處所。練勇設伏。以防不虞。任由該逆船隻在海而游。爽日久則水米不繼。勢必技窮而去。況油火柴舟。皆可相機而用。此尤不戰之戰。可以取勝者。至石礮木礮。如果臨期可用。不妨如法一試為之。但當此無事之時。亦未便先為製作。驚人耳目。

硃批○覽奏俱悉○甚好○

辛亥○兩江總督陸建瀛奏○伏思𠻳夷和不可恃○人所共知○而內地防維○有難有易○以江蘇而論○如寶山本在吳淞口外○上海已准該夷居住○自當另為一議○其由上海而入松江○蘇州○皆係支河○即通海各口○亦皆小港○戶部尚書賽尚阿等○道光二十六年○間伍至此○奏請於章練塘○添營斜塘另○攔路口○設備○節奉

諭旨○令臣與李星沅先後勘辦○似沈船置筏○均可以資堵禦○周天爵所議○誘之內河○亦可以操其勝算○惟鶩鼻嘴○由海入江之處○冬春小水○江面稍窄○現設礮堤礮位○尚堪得力○若夏

秋盛漲之際。江寬約在十里內外。礮力僅可三里。恐難達及中流。臣每念金焦之間。輒懷隱慮。竊料該夷如果生心。必以分擾蘇松為疑兵。而以直入長江為奇兵。一切募勇火攻諸法。均所應辦。而其要則在禦之使不能入。萬一闌入。尤應破之使不能出。此須臨時調度。非可豫為空談也。

臣愚以為今日夷務。在籌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必須沿海州縣人人廉幹有為。則外之足以服夷商。內之足以制漢奸。此為第一要義。而水師鎮將又能督率兵勇。見賊不進。見死不畏。該夷不足滅也。

硃批。知道了。實力實心。妥為辦理。

陸建瀛又奏天下海口以天津為最可恃亦以天津為最要臣前在天津道任內隨同直隸督臣訥爾經額籌防三載備悉情形彼時即有以縮入內地不宜專守海口為言者仰蒙

宣宗成皇帝派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等前往相度會同定議訥爾經額以祇應於後路多方接應不可於前路有心退讓覆奏洵為精確之論蓋天津在

京畿肘腋之間所設礮臺皆在海河扼要之處河面並不甚寬礮力足可相及且距海口攔江沙尚有數十里議者未覈其地僅據從前舊圖言之遂以廈門吳淞等處相提並

諭。臣查周天爵原奏所稱叢葦沮洳。亦非天津近日情形。而不專守海口。誘之內河等語。施之他省偏僻海口。或可見效。惟天津則不然。何也。該夷以船為巢穴。大船必不能入攔江沙。重兵必不敢離大船。其能入者。不過杉板小舟。擊之於彼無損。萬一我兵以誘入內河為詞。不復注意海河。則彼以數船乘隙橫踞。誘之入而不肯。驅之出而不能。都城人心。必大震動。竊恐要挾故智。復將施於天津。臣管見所及。不敢不獻其一得之愚。

甲寅。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暎咭唎以西海島夷。為禁售鴉片之故。突爾稱兵。擾我邊境。戕

先皇帝憫念元元。深維至計。俯准各港貿易。俾得息事安民。

冒怙之仁。超越千古。逆夷得志而驕。貪求無厭。近因廣東百姓不許入城。復在上海投文。天津走訴。現雖默焉止息。亦未必遂無後言。臣等無料事之明。審敵之智。敢以一得之愚敬為我

皇上陳之。唉夷遠在西濱。水程隔六七萬里。奮中國之全力。亦斷不能埽穴犁庭。勦其種類。即將其海上之船。焚毀數隻。亦未必揚帆遠遁。永不復來。此其難以制伏者一也。中國自遼東至廣東。海岸約七千餘里。除荒僻海口不計外。府州縣城池。及著名市鎮。馬頭。近偪海口。為彼礮力之所及者。

凡十數百處。彼處處可到。我不能連營樹柵。逐處設防。彼時時可到。我不能晝諜夜探。先時知覺。即使擇要防守。厚集師旅。而彼舟我岸。以兵勇血肉之軀。與浮沈之巨艇相爭拒。鮮不為其礮力所攻潰。此其難於防範者二也。然彼以貿易為生。其貨船雖無所不到。總以中國馬頭為養命之源。而一絕其貿易。即如嬰兒之斷乳。有不可以終日之勢。前年粵東阻其進城。彼亦遂暫時止息。固由粵民之齊心。實則受制於各行之停市。特以入城不能。無顏以對各國。故復為上海天津之行。欲別尋轉圜之計。令我以正辭答復。彼亦既默焉回粵矣。該夷作事最為堅忍。已發之端。

從不肯輕易歇手。既未獲所求。必且致啇其夷主。再作求伸之計。天津之再來走訴。固在意中。而入長江阻運道。更係犬羊之慣技。設以兵船五六隻。駛入長江。以投文控訴為名。扼我之吭。妄肆要求。是則不得不慮者耳。長江海口。善後礮臺。工程既已大修。自必較前完善。惟江面寬闊。控扼良難。必謂礮臺可恃。夷船不能闖入。臣等竊不以為然。

伏讀前奉

諭旨。以制夷之方。粵東較有把握。仰見

聖謨淵澈。洞燭幾先。竊謂該夷果有蠢動之意。即使虛張聲勢。亦必須調集兵船。香港距廣州密邇。人且有素不同心之花

旗各國。信息易通。一得消息。應如何密諭洋商停止貿易。

或此外另有別法。可以箝制。兩廣督臣徐廣縉沈毅詳審。

通權達變。自必能仰遵

聖訓。布置周詳。至暎夷舉動。與倭寇本不相同。此番之恫喝。與前

事又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無混行殺掠之事。即

濱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牽制全局者。亦未必無搶攻擾。今

若以防堵二字。處處張皇。甚或調兵募勇。沈破購船。輿論

一經試辦。即須靡費。而我樹疑敵之形。即難保其不生嘗

敵之計。臣等臺奏

諭旨。以鎮靜為主。以張皇為戒。藉以為

廟謨淵邃。已操必勝之權。區區醜夷。人何能越此範圍。再肆猖獗。

惟該夷既有控訴之事。言路人當宏開之時。論功罪者。或

各矜事後之明。講韜畧者。或不少勦襲之論。喜事者。或思

各逞其才能。僨事者。或欲再賈其忠勇。羣言淆惑。衷諸

聖人。伏願我

皇上神謀內斷。堅定不移。以羣言備芻蕘之採。勿以羣言亂安危

之計。天下幸甚。

劉韻珂等又奏。查英夷租賃神光寺房屋二間。係租定之

後。即行搬入。止有兩參。並箱籠數隻。經臣徐繼畬查知。以

該縣興廉。辦理錯誤。嚴行申飭。令設法勸諭搬移。始有紳

士公呈。又數日。始有紳士致夷人公啟。暨書院生童。及閩省告白。旋有匪徒黏貼某日定取夷人首級帖子。臣徐繼畬。以省城五方雜處。良莠混淆。不得不預為防範。密飭營縣。暗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一帶。彈壓巡邏。已在夷人搬入寺屋旬餘之後。實無帶兵護送之事。此原奏之不足為信者也。興廉一奉申斥。自知錯誤。即函致代理領事夷目金執爾。促令搬移。臣徐繼畬亦兩次劄令金執爾。飭二夷必須迅速搬移。方可無事。而夷性狡執。尚未能遽使轉動。迨臣劉韻珂面晤紳士等。以該夷二人。租住城內寺屋。係屬有違條約。漸不可長。必應令其移寓南臺港口。惟緩則

可圖。急則生變。總宜從容設法。令彼自退。該紳士等並無
異詞。旋據夷目關那甲陳。以伊接夷商吱唦批示。原定條
約。外國民人。亦准住城邑。講經人未便搬移等語。該夷將
原定條約中。夷商准住港口之文。翻賴為准住城邑。隨由
臣劉韻珂照會吱唦。以原定條約分明。不應翻異。且合城
士民。積憤不平。即暫時暗中彈壓。終難保不有變故。該二
夷原租寺屋。以六個月為滿。應屆租滿之時。即自搬移。泯
於無迹。交新換代辦領事夷目星察里。寄投夷酋尚未接
其回文。是臣等督同興廉。先後辦理。總期使二夷搬出。並
無稍存遷就之意。此又原奏之不足為信者也。臣等查明

該二吏。一係講經。一係醫病。其所租寺屋。亦多敝壞。復密飭在邵郡督辦官運回省之候補道鹿澤長。按臨閩侯兩縣。及委員郭學墺等。及士民公議。如有敢與吏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懲。向泥作木匠人等。徧爲曉諭。又向城廂居民。徧爲告述。仍以士民公議爲詞。不准赴該寺聽經就醫。通各生童等。投遞公稟。臣劉韻珂傳至署中。復以前情密爲指授。囑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樂從而去。臣劉韻珂又據公稟。檄飭鹿澤長。照會吏目星察巽並以衆怒難犯各情。面向該吏目明白開導。該吏目口雖巧辯。而實不無餒心。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屬寥寥。該吏寂處

葊寺。斷難日久遷延。臣等又恐各廟僧人。或且暗向夷人。
私自租屋。又密飭鹿澤長轉飭兩縣。除南臺港口房屋。准
照條約。租與夷人居住外。其城內及東西北各關外。所有
寺廟士民公議。一概不准租與夷人居住。均令住持僧具
結存案。是臣等現辦此事。雖不動聲色。無非藉民以拒夷。
並未強民以從夷。此皆臣等鎮靜籌辦之實在情形也。特
是閩民性情浮囂。喜造謠言。從前夷目。遵照條約。進城居
住。間有帶礮入城之謠。經臣等查明曉示。謠言頓息。嗣後
夷目。時有箱籠出入。民人皆見慣。不以為異。近年久無造
謠之事。乃本年謠言紛紛。屢經紳士傳說。有謂夷人用十

數人槓擡大箱進城內係暗藏礮位者又謂閩安海口大礮四尊被夷人釘塞火門者有謂夷人雇內地鐵匠鑄造兵器者有謂閩安海口外有火輪船數隻聚泊者有謂夷人兵船入港安礮五十餘門者有謂夷人兵船在南臺開礮居民驚惶者有謂夷人收買萬人坑內屍骸二千錢一枚用製火藥其毒異常者均經 臣等密委文武幹員隨時查明實無其事復飭鹿澤長向紳士告知該紳士亦默無他說第已往之謠既屢起屢息而未來之謠難保不愈出愈奇遠近傳播或致上達

宸聽 臣等忝膺疆寄責無旁貸夷情苟有可疑何敢不密速入

告○而浮言滋惑○亦不敢壅於
上聞○此又臣等偵察謠言之詳細原委也○伏思夷人不畏紳而畏
民○誠如
聖訓○馭夷之要○莫先於固結民心○如果民知大義○志切同仇○地方
官正樂於激勵○以為防禦之資○無如福州民氣散弱○心志
不齊○與粵民迥殊○臣等在閩多年○知之最悉○在該紳士等
忠憤所積○洵足令人欽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顧日後之
隱憂○究屬失計○臣等惟有懍遵疊奉
諭旨○事事處以鎮定○不露張皇○務期華夷兩安○仰副
聖明綏靜海疆之至意○

劉韻珂等又奏○臣等查閱周天爵原奏夾片○其所稱前此失事○皆由專事海門○又稱天津海口橫沙礮臺○兵法所謂陷地○所言誠為切中○所難者○沿海之城池馬頭○多近倚海口○無委棄之理○無移徹之法○即以閩省而論○倚近省城之海港○由五虎至南臺○雖有門戶數重○然較從前失事之浙江鎮海港口○寬闊奚止數倍○廈門則港口寬深○一入大擔○直抵十三路頭○萬家闤闠○近壓海邊○既無城郭○亦無退步○二十一年○嘆夷入犯時○乘南風揚帆○直撲岸上○該處礮位○多至二百餘門○血戰未逾半日○即已失事○此乃限於地勢○智勇皆無所施○臣等竊窺該夷舉動○現已默然回粵○毫無

動靜。其或知難而退。從此相安無事。固是天誘其衷。抑以
未獲所欲。再以別法要求。亦是意中之事。此時廈門則夷
目夷商與華人雜處。港內夷船。每日不下十餘隻。省城則
夷目一人。夷商及傳教之夷共十餘人。我有動作。彼皆知
之。若於無事之時。將礮臺之礮。日日演放。礮臺之兵。紛紛
調集。又或雇募水勇。購備大船。風聲一播。夷人定啟猜疑。
將來首先張皇之地。即為首先紛擾之地。是防夷而適以
招夷。未免失計。臣等擬奉
諭旨。總以鎮靜為主。惟有詳察動靜。相度事機。設法防範。斷不敢
稍涉大意。亦不敢稍有洩漏。至周天爵片奏。所示木礮。臣

劉韻珂。於道光二十一年間。在鎮海港口。設法勸令慈谿縣紳士葉仁等。捐製一門。其粗長倍於萬斤鐵礮。內安銅筒。外包木皮。又用厚鐵箍數十道。緊緊圍束。一演炸裂。礮子不能及遠。竟難施用。石礮土礮。均係創聞。更不知做法。大畧書籍所載。世俗所傳。以為談資。則奇異可喜。施之實事。則齟齬不合。此等利弊。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實不敢強為附和。

劉韻珂等又奏。㕟夷租屋一事。臣等與紳士。雖有緩急之分。然皆堅意驅逐。並無歧異。不同之處。所不同者。祇有調兵演礮募勇二事。而不同之故。紳士不能盡知。臣等亦不

敢明洩緣福州一口唉夷本視為雞肋特因强求而得不能無端拋棄臣等早已逆料其不肯株守故時時防範總不予以可挑之釁非敢過為遷就況現奉

諭旨該夷在香港已有以福建港口換易臺灣之謀臣等若扶同紳士調兵演礮募勇一經各夷偵知勢必信致香港該夷因此藉口是以小事而隳其計臣等何肯出此且回憶從前軍興時各省招募水陸鄉勇不下十餘萬人帑金之耗於口糧者不下數百萬兩然卒不聞何處得一鄉勇之力而易聚難散沿海地方數年盜賊之充斥半係鄉勇流毒此臣等之所以不敢因噎廢食阻紳士嚮義之心亦不敢

隨聲附和啟夷人猜疑之漸也原奏謂粤省不許噗夷入城似處處可以仿效不知粤省之遏夷雖由紳民之齊心實得力於洋行之停市該省港口係西洋各國公市為外夷數百年來生財之地二十一年噗夷猖獗廣州府城幾於不守然總不敢盡力摧殘者彼不肯自壞其利藪且牽制於各國之洋商也此外四口惟上海貿易差盛如福州廈門甯波等市船寥寥彼皆不甚愛惜既不能以停市制其死命而乃欲鼓渙散之民氣懾狡獪之夷情竊恐枝節一生不可收拾臣等愚昧之見竊以為百姓宜安而不宜擾必於無事之時先自張皇於形迹之間故法粤省似亦

疏於計矣。至夷人帖子。臣徐繼畬曾令委員郭學典持問夷目金執爾。堅稱不敢為此。即神光寺二夷。亦皆不能書寫漢字。其為出自漢奸之手無疑。現時未得主名。自應嚴密訪緝。其五口夷目夷商。所用華人。難以數計。此輩下流。誠屬可恨。惟江南所定條約中。既有准其免罪明文。地方官即無驅逐之法。又各外國夷人。在五口習教。係道光二十六年。因咈夷瀆請。即有奏准開禁明文。並奉

旨於五口張掛告示。地方官何能禁其不來。原奏所云。係未檢查條約。考究案卷。臣等忝任海疆。辦理夷務。七八年來。倖得無事。無非內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

苟且之念。總期民夷相安。斷不致小有變故。堪紓
宸廑。
劉韻珂等又奏。查臺灣地方。並非通商馬頭。亦非各國夷
船應行經由之處。乃自道光二十六年以後。節據臺灣鎮
道稟報。淡水廳屬之雞籠山一帶洋面。時有咲夷船隻駛
往游奕。臣等查知雞籠附近各山。有產煤處所。該夷火輪
船隻。需用此物。其頻年駛往。未必不有所垂涎。因恐內地
奸民。貪利句串。或竟私自採挖。均不可不防其漸。當經密
行該鎮道。轉飭前任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鄉士民。公
同查禁。並刊立禁碑。嚴密防範在案。本年三月。駐福州夷

日金執雷。呈投英酋文咳照會。果以採煤一事。徑行干請。

經 臣等備文照覆。正言拒止。復密飭該鎮道等固結民心。

重申禁令。使之無可希冀。惟該酋回至香港後。與在港商

人私議。欲將福建港口。易換臺灣。是其因所求未遂。復欲

藉詞於虧折之多。易換港口。已可概見。 臣等現復密諭該

鎮道。並由省派委幹員前往。會督該處文武。傳集紳民。諭

以大義。怵以利害。務令全臺百姓。億萬一心。互相查禁。並

非官與作難。總令貪狼狡黠。亦將頹然自失。藉口無由。並

密飭該鎮道等。查明各口要隘。及夷船前撞礁石處所。相

度形勢。妥為布置。總期內無畏怯。外不張皇。鎮靜密防。不

露形迹。以圖我闕。如該酋吠唆竟以求換港口。來閩投遞

文書。臣等自當堅執成約。正詞拒絕。使之無釁可尋。仍飛

咨粵省。一體駁飭。俾絕妄念而弭後患。仰副

聖主保衛嚴疆。諄諄告誡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揣度夷情。並臚陳租住寺屋情

形各一摺。另片奏。臺奉廷寄。查辦夷人租約用印地方官辦理

不善。並拒絕採購臺灣煤炭。又聚議周天爵前陳思患豫防各

等語。㖹夷強租神光寺一事。幾至激成釁端。降旨查辦。不啻至

再至三。該督等既稱該夷寂處蕭寺。斷難日久遷延。究竟何時

方可搬去。前此何以聽其任意闖入。事關紳民與夷人互相爭

執。該督等惟當持以鎮靜。出以公平。總期該二處及早撤移。庶紳民均可相安。儻尋鬭終不妥協。竟至釀成事端。惟該督撫是問。倭官縣知縣興廉辦理地方公事。不知詳慎。著即行革職。至該處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求換港口。自當與該處紳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仍堅執成約。明白理諭。斷不可稍涉遷就。致貽後患。總之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朕為天下臣民主。不特封疆大吏陳奏。不能逆料其虛。即紳民衆論。亦豈肯遽存漢視。該督等果能固結民心。外撫內防。籌及久遠。自不致為士民藉口。轉滋事端。若徒託空言。處患未消。民情亦怨。試問身膺重寄。所謂好惡同民者安在耶。懍之慎之。

乙卯。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查本年正月內。曾據咪酋照會內稱。彼國火輪船。需用煤炭。聞臺灣雞籠山。有此出產。或勸諭民人。自行裝運來港售賣。抑或豫行挖掘。俟我國船到彼買運。臣等當經照覆。臺灣係屬隔省。斷難允行。煤炭為日用所需。五口皆可隨時採買。乃行斥駁去後。該酋在粵並未續陳此事。詎於五月內。復接閩浙督臣劉韻珂來咨。咪酋現有照會。寄交在閩領事官轉遞。亦係往詢此事。業經備文照覆。閩省向不產煤。臺灣雞籠山。似露煤苗。該處紳民。屢次稟請封禁。萬難相強。早

經正詞拒絕。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大抵該夷性情。每因

觀覦。先為嘗試。如果剴切開導。自知事有難行。未嘗不廢

然思返。至臣等前次所奏。購得新聞紙內載福建港口。虧

折甚多。欲換臺灣地方為港口。本係吱商與眾商私行密

議。游移未決。數月以來。並未接據照會。亦未聞該夷果有

動靜。因思暎夷先於道光二十一年間。直至臺灣窺伺。經

前任總兵達洪阿。與前道姚瑩。督率義民。大加懲創。該處

民情素悍。隨時皆可禦侮。暎夷恐未必遽爾輕舉妄動。復

蹈危機。如該夷在粵。有潛往臺灣之信。即行飛咨閩浙督

臣。趕緊防範。尤當示以鎮靜。不致別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遵查夷人情形一摺。夷酋吠嗒前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該督等接據照會。即力行斥駁。該酋在粵。並未續陳。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其欲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現亦並無動靜。惟夷情叵測。於成約之外。稍准通融。此端一開。勢必妄生覬覦。昨已諭知劉韻珂。豫為籌防。該督撫仍當嚴飭文武。加意防備。持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丙辰。理藩院奏。竊據照烏達盟長巴林扎薩克多羅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由該游牧起身赴京。二十四日。行至翁牛特旗楊樹井子地方。見有二人。鬚髮紅赤。形類外夷。因其攜有夷字文書一

本漢字文憑一紙據云係咈囒哂國文憑該郡王恐係邪

教遂令人將該夷人拏獲並將漢字文憑依樣鈔錄一紙

將該夷人交赤峯縣知縣轉送熱河都統衙門該郡王備

具白文將所鈔漢字文憑一紙所獲夷字書一本於九月

十七日封遞到院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理藩院奏據昭烏達盟長巴林札薩克多羅郡王

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內起程赴京行至

翁牛特旗地方盤獲外夷二人攜有夷書一本及咈囒哂國文

憑一紙已將該夷人轉送熱河都統衙門等語咈囒哂國屢違

夷人私赴内地。意圖傳教。遠至蒙古游牧地方。實違成約。着惟勤即將該郡王所交咈夷二人。解往直隸。並夷書及鈔錄文憑一併發交訥爾經額。派員轉解廣東。並咨明徐廣縉。飭交該國領回。並向該夷切實開導。嗣後除五口等處。不准私遣夷人潛赴游奕。致乖成約。原摺着鈔給閱看。

十月。辛未。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勳奏。查原案大西洋國。亦名意大里亞國。羅類思。係該國羅瑪府人。於道光二十六年冬間。駕坐夷船。前來上海。維時約年四十餘歲。由咈囒哂公使喇嘮呢。領見前任蘇松太道宮慕久。稱係該國派來上海主教。當經宮慕久盤詰問確。查照奏

定章程。准其在上海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該夷即在
上海。建造天主堂未竣。二十七年九月。另換咈囒哂夷人
趙方濟。前來主教。該夷羅類思。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
去。是年十月。准山東省解到平度州稟獲傳教夷人郎懷
仁一名。亦照定章。發交前任蘇松太道咸齡。轉發趙方濟
認明管束。並咨明總辦夷務兩廣督 臣在案。至羅類思去
後。查明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 臣等查夷人之詭
譎煽誘。固屬可惡。而漢奸之改名易姓。甘心為之服役。依
附挾詐。尤堪髮指。即如松江府城內華亭縣。有常平倉二
所。一在縣治之西。一在婁縣之東。係前明天主堂基改建。

本年四月。咈蘭哂國領事敏體呢。忽請折還堂基。經蘇松
太道菁與之辯論。再三堅執。臣等當以若無漢奸。從中播
弄。該夷又安能備知詳細。密飭訪拏。一面告以松江非通
商口岸。本不在開禁行教之列。況已改為倉廒。應即欽遵
前奉
諭旨。毋庸查辦。亦不准擅自入城。迄今數月。漢奸之主名。雖無從
查實。而該夷已不敢復理前說。是其一端也。此外閩浙無
賴之徒。時而朋比為奸。時而搆煽生事。奸狡百出。全在地
方官認真懲辦。惟有督飭蘇松太道。及上海廳縣。不動聲
色。密訪嚴拏。據定章以馭外夷。執法律以懲漢奸。杜絕句

結。潛消隱念。以仰副
聖主慎重海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傅繩勛奏。遵查西洋人羅類思。曾於道光二十六年。前來上海。二十七年九月。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此後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既據查明。應毋庸議。該督等。惟當隨時查察。杜絕句結。總期堅守成約。毋令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丙子。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奏。稱臣前因夷人。強占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撫臣徐繼畬。不能驅逐。反為護持。業於八月間。據實參奏。茲又聞督臣劉韻珂。閩兵回省後。經福州

閩縣侯官三學生員投遞公稟力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閩城士庶譁然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僱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希圖掩飾然火門釘壞質已不堪施放並聞日有騎馬夷人四處踏勘口出狂

恃之言。雖經各鄉民協力驅斥。而地方官反為出示禁阻
等事。臣查福州近在海濱。五虎門係入省第一關鍵。銀鑲
浦地處東南。水面遼闊。直接南臺。大江中分二支。一水迤
東。由路通橋。入水部門邊之水關。貫注城內諸河。為附
省各鄉柴米雜糧入城咽喉之路。此路一梗。城內必致坐
斃。一水迤西。跨西禪寺邊。繞過西門。上泝建溪。直達崇安。
為武夷茶出產之所。其利年可鉅萬。夙為夷人之所垂涎。
此地一失。夷人並可坐收茶利。至鼓山寺。東負大海。西瞰
省城。別有小路。可以繞越五虎。直入井北二門。尤為省城
屏障。以上各處。或係險要。或係膏腴。皆屬萬難割棄。今悉

為夷人所有。一旦有事。何以禦之。且五虎門之礮臺。大樹下之礮位。例有營汛專防。乃任夷人釘塞大礮三尊。該管將弁毫無覺察。則其他火藥軍裝等局。在在堪虞。若不實力稽查。嚴行懲辦。吏復成何事體。該督撫畏葸性成。苟安旦夕。以通商為掩耳之計。以和約為護身之符。即

諭旨森嚴。亦不過含混其詞。一奏塞責。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夷情叵測。省會瀕危。

特簡公忠體國。威望素著之大員。迅赴閩疆。嚴密查辦。從前所許貿易處所。仍給一廛。俾資棲泊。此外城廂內外。無論民居廟宇。不准多占寸土。擅建一椽。其非貿易所經。並不許迂

馬片帆往來窺探以符舊約而示限制其被釘礮位之該管將弁及不能禁止之地方官一併嚴參治罪庶華與夷之界限分明而官與民亦相安於無事之福矣

何冠英又奏前閩邸鈔據閩督劉韻珂屢報水師巡緝出力閩浙洋面盜匪肅清乃近聞閩省南臺常有火輪船五六隻停泊詢因近日洋盜充斥水師望風先逃行旅往往失事該夷人性本嗜利又欲籠絡人心遂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至浙之甯波由浙返閩亦復如是是商船被害之少適見夷船獲利之多乃該督以夷船護送之故全謂為水師巡緝之功竟不慮該夷可以護送商

船。即可以潛謀不軌。其邀功之濫。防患之疏。均可概見。又聞此次大礮。被夷人釘塞。該督因人情洶懼。始委永春知州王光鍔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復。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衆人向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埏。以查驗爲名。賄和了事。是該督等。於夷人則多方袒庇。於公事則一味欺矇。應請

旨一併嚴密飭查。毋任狡飾。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霸占省城內外各寺。强買民房。起造樓屋。並釘塞礮眼。騎馬夷人。四處踏勘經各鄉民驅斥。地方官反爲出示禁阻。又片奏。閩浙商船。多雇夷

船護送。該督反謂水師巡緝之功。又夷人用鳥槍打傷幼孩。該督委員查驗。含糊稟復。賄和了事各等語。若如所奏。該省民夷既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劉韻珂等身任疆寄。何以聽其滋擾。毫無辦理之法。徐廣縉總理五口通商事務。且閩粵接壤。必有見聞。著即按照摺內所指各情。逐加訪查。果否實有其事。並該督撫現在能否設法撫馭之處。據實具奏。毋稍瞻顧。儻該省夷情日肆。民怨已深。此時控馭之方。亟應相機熟計。夷酋吹噏。亦必與在閩夷人暗通信息。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著即確查具奏。儻稍有齟齬。當先思釜底抽薪之法。勿令轉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朕聞暎夷强占神光寺。經福州。閩縣。侯官。三學生員。稟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强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外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該督委永春知州王光鍔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覆。又日有騎馬夷人。四出踏勘。口出狂

梓之言。鄉民協力驅斥。地方官反出示禁阻。又聞省南臺停泊火輪船五六隻。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往來於閩浙間。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眾人向該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墺。以查驗為名。賄和了事各等情。該督撫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何以並無一字奏及。其生員等公稟。又何以送給夷人閱看。殊不可解。以上各情節。著劉韻珂。徐繼畬。逐一據實覆奏。不准再有迴護。其神光寺所住二夷。究於何時可以搬出。並著隨時奏聞。毋涉含混。此旨該督等閱看畢。毋許稍有漏洩。

庚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九月中旬廣
東紳士由京寄到家信即緬傳有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
耆英宅內投遞稟函之事並言羅類思既隨同耆英辦理
夷務何以數年之久廣東毫無見聞茲恭奉
密諭復面諭委辦夷務之紳士候選道伍崇曜據稱大西洋並無
羅類思其人耆英在此辦理夷務數年委用皆係官紳且
外夷百般要挾焉肯為其所用是羅類思並未隨同耆英
辦理夷務似屬可信惟丁光明何以膽敢平空結撰投遞
信函種種疑竇其中尚有別情應密委妥員隨時再行訪
查

硃批○覽奏均悉○

甲申○山東巡撫陳慶偕奏○查得泰安城外○一帶客店○店主及雇工人等○皆不時更換○採訪數年前事○率無知者○因訪皆有習天主教之王得榮○設法密詢○據稱道光二十五年六七月間○不計日期○曾有一人○自稱西洋天主教頭羅類思○來泰安府拜訪同教○到過伊家○因伊係同教○留住一夜○次日其人即往南而去○嗣後並未復來○現在實不知其去向○委無在境逗遛情事○

硃批○知道了○

陳慶偕又奏○再本年五月間○有武城縣民呂吉本○與同族

呂強因錢債互毆控縣傳訊究出呂強等傳習天主教數年前曾有西洋人羅姓至境傳教經該縣傳集同教之呂吉學等質訊羅姓下落眾供羅姓早經他往不知去向該縣將呂強等仍歸互毆本案杖責發落詞經臬司王懿德委員訪查無異稟請 臣覆覈 臣以西洋人違約來東必須照案飭禁正在咨會兩廣督 臣轉諭開准兩廣督 臣徐廣縉咨稱佛蘭西國哇唦轉據上海領事官申報以武城縣苦累天主教與和約相左咨請查辦 臣查該縣傳究羅姓下落係屬照約辦理其杖責呂強等因自犯鬬毆該夷酋概稱苦累其天主教與案未符已經 臣據理明白咨覆仍

執前約。不准西洋人來東傳教。

硃批。辦理深合機宜。

十一月。甲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首

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

除將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

硃批。該院知道。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衙門接奉貴衙門來文。覆稱。

貴國照依 敝國文書○飭令守邊將軍大臣等○明白籌議此事
具奏○即著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添設貿易○由 敝國派
大員○赴伊犁○會同該將軍○議定貿易章程等語○此文已奏
明本國君○本國君已知
大皇帝依從之意○並
貴國交友之誼○此二處議定章程貿易○不但兩國永固和好
之誼○屬下人等○均有裨益○此後兩國更相親睦○毫無疑猜
矣○故此我們遵照辦理○派令重任大員○前往伊犁○會同
貴國將軍定議○諒必令其合宜○優為款待○惟所派之員○跋涉
長途○請於明春令其起程○其隨行人數○俟到伊犁有日○即

飭知本處西邊錫畢爾地方總管大臣。豫先稟知伊犁將軍。此皆貴部曲盡朋友之道。惟敝國此次咨覆文內。喀什噶爾地方貿易一節。本國亦當另有計議。貴部文稱喀什噶爾地方。若立貿易。與商人並無利益等情。著伊犁將軍將不可設立買賣情形。詳細告知敝國官員等語。雖遵照貴部所議。現在喀什噶爾地方。買賣微小。商人赴彼處販運貨物者甚少。惟思添設買賣。傳諭兩國商人。商人亦必在彼處需用貨物。滋生買賣。兩國亦可籌畫獲利。若在喀什噶爾地方。試立貿易。大約不難。試行數年。合算利益。可否議立買賣之處。亦可概見矣。況講論此事。添設買賣。除

買賣利益之外。另有好處。鄰境部落。看明兩大國和好。亦
必向化遵禮。變暴為良。兩國邊陲。更可相安矣。又商人運
送貨物於哈薩克布魯特部落之曠原行走。其流離夷人。
亦可生計有資。並可感其持平安分矣。惟
大清國
聖明洞鑒。體誼合理。酌量飭知伊犁將軍。並希行知敝國所
願者。兩國利益。伊犁即可定議買賣章程。實係世代交
好之誼。今復定議。俾兩國交涉事件。均獲佳善也。為此咨
覆。
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奉

上諭。福建學政黃贊湯奏。條籌防夷一摺。又片奏華夷相安。總在

地方官能服夷心等語。欽此。竊思夷性雖桀驁難馴。而所以貪

戀者惟貿易。在我所以羈縻者亦惟貿易。惟是變出不虞。

事期有備。原在於平日之得人。徒勇者每以僨事為嫌。多

謀者又以寡斷為慮。欲求其經權悉貫。體用兼賅者。一時

殊難其選。祇可以因材器使。量能節錄。先期臂指之堪憑。

再望干城之備選。若遽稱屈敵摧強之能。出奇制勝之畧。

揆之今日。豈易多得哉。至於漢奸。多係沿海游手好利之

徒貪其貨財供其指使一旦不遂其欲並可毆辱相加乘隙以走本當隨時查禁無從設法招徠但恐間有刁生劣監伏處其中主謀援引亦未可定自應廣寄耳目究有根據立即嚴加懲辦廣東民情素稱驍勇原可濟兵力之不足地方官果能深得民心亦即可服夷心

硃批覽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思馭夷之道要不外於固民心未有不知安內而知捍外者亦未有不能處常而能禦變者查廣東水師一提四鎮於洋面則分為三路提督駐紮虎門為中路陽江瓊州兩鎮為西路碣石南澳兩鎮為東路

所屬各協營。亦即附近分駐其間。舉凡諸夷聚處。以及夷船出入停泊。皆在中路。且距省城為最近。故為扼要之所。碣石南澳直達閩浙。亦為往來必經之路。惟陽江瓊州兩處。多係越南暹羅諸國商販所通。而暎咪唎等國夷船到此者較少。其洋面情形。原在各營將備弁兵。時加偵探。互相梭巡。風濤耐於慣習。礮火熟於點放。船隻長於駕駛。器械火藥。在在極於精良。訓練講求。本營伍當盡之職。有事賴以防夷。無事正可期於捕盜。仍由臣等分別勸懲。自當漸收得人之效。至於省城為華夷雜處之地。全在控馭得宜。使無所藉口。亦在聲色不動。使之無從生心。此外如番

隅之黃浦東坑之虎門香山之澳門新安之香港各該地方官果能深知大體廉隅自飭又能實心任事該夷不獨無戲侮之心並且有悅服之意如上年㖠夷復有進城之請未及一月城廂內外聚有十萬之眾其附近各縣鄉村亦無不勃興義憤切齒同仇是團練具有成規歷久可循正所謂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也查福建臺灣道遠隔重洋遇有緩急實恐鞭長莫及是以定制與各省巡道迥不相同至於廣東州縣凡值下鄉辦案無論緝匪捕盜皆須請兵而行營中習以為常隨時皆可立應並非僅止道府與聞兵事若關涉夷務重大一切籌調機宜自應仍由

臣等相時行事。非可先誘之於道府牧令。俾司其事。總之辦理夷務。本非共有轍跡可按。因時因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守一定不易之見。常求隨在可恃之圖。庶先聲可奪。而後患自弭矣。

硃批。知道了。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查暎咭唎一國。全賴衆商之貿易為生計。上下交爭。無不惟利是視。該國若有舉動。轉先聽命於商。其欲多立口岸。在初意不過為市易益廣之計。及至沿海得以五口通商。悉仰

天朝柔遠之德意。斷不能任其復有要求。漫無限制。此已往者

之無可追。而未來者之尚可恃也。思患豫防。本為當時要務。現就廣東地方情形而論。內河外海。礮臺林立。分駐臺兵數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徑出。且民心之與夷情。兩不相融洽。已非一日。該夷若不量力。無論夷兵是何兇猛。僅止一二千人。安能敵此億萬生靈之眾。使彼畧有蠢動。香港之巢穴可虞。黃埔之貨船可虞。即十三行之夷樓無不可虞。該夷豈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哉。查該夷之在廣東。尤非他省可比。商賈交易。貨物流通。幾二百年於茲矣。即此操其命脈。無計可施。破其故智。無釁可尋。各夷皆扶重貲而來。孰肯舍經營而從戰鬭。又

豈願僉提無益之兵費。轉致自行歇業。其中隱情。要非身當其境。直探底蘊者。末由而知。是在隨時之操縱得宜。更須審事之從違有主。即或偶生妄念。竟以必不能行之事。先為嘗試。而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之氣索技窮。亦未嘗不廢然思返。若祇一味遷就。則得寸思尺。伊於胡底。明知官與民不能相強。欲使之威偪。亦知華與夷不任自由。故與之利啗。甚至奸宄從而生心。兇頑得以附翼。相沿日久。民心勢必相離。民心離。彼亦何能自安。然燎原莫嚮者。先在外夷。恐揭竿羣起者。仍在內地。蓋知夷務所先防。尤在民心不可失。即原奏所謂積之數十年所以不敢遽違

者○直窺我封疆之臣○僅省為何如耳○至於鴉片流毒○幾成積重難返之勢○究之吸食者少○不吸食者多○且吸食者率皆下愚極賤之輩○不吸食者○仍多明理畏法之人○亦在隨時查訪○設法懲辦○庶可稍挽頹風○如原奏所稱○海濱漁船蛋戶○以及犯法水賊○處之有方○視人調度○不在豢養○只在臨時招募○查若輩究屬內地姦頑○非比外番族類○即如西域○每有警報○多令遣犯立功自贖○未嘗非以毒攻毒之計○此臣等籌辦洋盜○所以勦撫兼施者○若威不立○則恩無由知○惟其內投○正為絕其外附也○又如原奏所稱○前此失事○皆由船隻礮位○事事放擊外夷○洵為確論○彼之所長○正我

之所短。正當用我之長。以攻其短。何能以我所短。驟敵其長。如水道恐有難制之方。陸路可取得勝之術。大礮雖為獨得之奇。短兵仍有相接之利。此臣等本年所以奏請裁撤貞吉戰船十二隻。正因器即其器。人非其人也。總之夷人反覆無常。貪得無厭。習與性成。臣等自應因地修利。先時豫防。恐臨時補苴之難。思未雨綢繆之計。慎密籌防。不致稍有漏洩。

硃批。卿智深勇著。視國如家。所奏各情甚當。朕閱汝今秋偶有微痾。此時佳善否。

十二月。乙丑。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奏。十月

十二日。據委辦夷務候補道鹿澤長。轉據委員縣丞郭學墺稟報。有蘇以天即喘國夷人發士。呂吉士。二名。在城外南臺地方。租屋居住。十月初十日。該兩夷雇坐小船。赴五虎門外夷船。借得洋錢二百圓。回至金牌洋面。突遇賊船攔搶。發士用小鳥槍擊傷一賊。被一賊用尖槍。將發士刺落水中淹斃。呂吉士泅水逃回船中。洋銀被賊搶去等語。

臣徐繼畬。查金牌洋面。係屬內洋。距省城止一百數十里。該匪等膽敢駕船搶奪。殺傷事主。不法已極。未便因事主係屬夷人。稍涉鬆懈。當即飛檄署閩安協副將林相榮。限三日內。務將正賊拏獲。旋據該署副將。於十四日將匪船

主朱青青即朱茂科等獲。並續獲朱爪漢。朱閣萼朱恭香三名解辦。又據委員等稟報。十月十三日。有大西洋即住澳門之葡萄牙國護貨船一隻。停泊南臺江面。船上有黑夷二人。上岸買辦菸。一黑夷與鋪戶陳爐爐爭論價值。用手攜尖刀。劃傷陳爐爐額顱。民人林舉爲進前攔勸。黑夷疑其幫護。用刀戳傷林舉爲肚腹殞命。行兇之黑夷。當即脫逃。該處居民。將同行之黑夷等獲。當經候補道鹿澤長飭該營縣。將民人等獲之黑夷。先行收禁。勒其交出正兇。該船主叫嘡。甚爲恐懼。旋於十五日。將行兇之黑夷。協同兵役。在館頭地方。等獲綑送前來。隨據確訊供詞。同行之

黑夷名唫嘩並未動手係屬干証行兇之黑夷名噏波囉咭供認劃傷陳爐爐戳斃林聚為屬實臣等查各國通商條約夷人犯罪應交該國領事官自行辦理惟大西洋與葡萄牙國領事官住廣東之澳門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當由臣等委員將兇手噏波囉咭干証唫嘩二人解送廣東咨交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發交該國住澳門之領事官查照條約辦理

徐繼畬又奏藩司慶端詳稱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五日據琉球國使臣夏起羣等稟繳該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文

一件內閱竊查暎夷咘嚧吟一案經蒙轉詳具奏一面移

咨

欽差大臣飭令暎酋逆將咘嚧吟並妻子一律撤回此誠

皇恩浩蕩感激無涯但今未見該國撥船撤回又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有夷船一隻到來隨飭訪問來歷據兵頭來寓口稱奉暎國總辦外務事宜宰相巴劉丈一封而來隨即飭官接劉投閱內云暎國東正各大臣所過彼此兩國不禁通商永久友睦僕琉球果有此意則本國商民數名即往琉球地方寄居貿易俾賓主利益多增至咘嚧吟係屬暎國子民向在泰西國習練醫道後過琉球其心志

既係救患濟人○能使琉球民庶○精力壯盛○仍囑琉球見諒如前○再得妥保該吟平安可也○隨着具文回覆○敝國土瘠地薄○物產無幾○不能與大國結交貿易○至於醫術○亦傳習

中朝醫法○得以治病○不必用他國之醫○懇請迅賜遣撥船隻○接取咱嚧吟○並妻子回國○該兵頭接收覆文○於十七日開船回去○又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有咲咭唎火輪船一隻到來○隨查訪來歷○據兵頭充爾充唎孚啟稱○奉國命到琉球○訪問醫師咱嚧吟○請琉官相見會面○隨即遣官會面○該兵頭説咱嚧吟應好生照看○毋得怠慢○儻有侮辱之事○日後不免兵火○該官婉詞回覆○並具文懇請接回咱嚧吟

並妻子。旋據啟覆。所留咱嚧哈乃吾國所珍重。如琉球官民。巧用壓欺。強出境址。吾國所不怡。決不能依順所請等由。於九月初六日長行回國。竊查咱嚧哈居琉以來。每遇便船。勸其回國。不肯聽從。今逢咲國船隻到來。即飭吞請撤回。乃該兵頭如前所言。就出危懼之詞。並無接回之語。未知其心懷如何。憂慮益切。寢食不安。伏祈轉詳。妥為查辦。迅將咱嚧哈並妻子。一律撤回。使敝國得以安謐。茲值進貢之使。理合咨覆查照。臣等查咲夷咱嚧哈並眷屬人等。居住琉球國。已閱數年。其心叵測。現有咲國船隻到彼。該國懇請撤回。仍未附載回國。反出恐嚇之言。是其意在

逗留。可以概見。上年咱嚰吟。既稱非奉官諭。不便回去。而

前次吱翰照覆兩廣督臣徐廣縉之文。人稱通商五口。伊

尚可應。琉球遠在海外。迥非內地五港可比等語。顯係意

存推諉。臣等查前定各國通商條約。中國所屬藩封。原未

議及。該酋吱翰。既設詞推諉。即使兩廣督臣徐廣縉再行

照會。亦難保其必肯撤回。惟琉球以海島微國。世欽琛球。

久託

天朝之覆庇。今因暎夷留醫士在彼。日切憂危。頻來呼籲。未便

置之不議。自當仍由臣等咨會兩廣督臣徐廣縉。再向夷

酋吱翰。相機開導。將咱嚰吟等。及早撤回。以恤藩封而免

驚擾○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匪徒搶斃夷人○並上岸夷人○戳斃民人○現分別照例辦理等語○據稱○蘇以天即端國夷人發吉呂吉士○在內洋突遇賊船○被搶將發士刺落水中淹斃○現將匪船上之朱青青等四名拏獲○著徐繼畬○於現獲匪徒犯內○先行嚴訊究犯○確係何人○按律定擬懲辦○如裕泰現已抵任○即會同研訊明確○務使民夷各得其平○毋任稍有偏倚○致令別生枝節○其上岸黑夷○用刀戳斃民人林舉為一案○既據查明○福州並無大西洋葡萄牙國領事○即著遴委妥員○將兇夷唵波囉咭○唵嘡二名○解送廣東○交徐廣縉○查照條約辦理○另片奏○據琉球國

咨稱暎夷咱嚧哈尚未撤回等語。已有旨諭徐廣縉妥為勸諭。
並將夷人戕斃民人一案。亦諭令妥辦。

又

諭劉韻珂徐繼畬奏接據琉球國來文。暎夷咱嚧哈尚未撤回。仍
咨兩廣總督查辦等語。暎夷咱嚧哈住居琉球。已閱數年。該國
以有暎夷船隻到彼。仍未載回。且出恐嚇之言。該國甚為憂慮。
復行籲請查辦。前經徐廣縉奏稱該酋吱嚹設詞推諉。自係意
存遲留。惟琉球以海島藩封。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問。著徐廣
縉再向吱嚹設法開導。妥為勸諭。務令將咱嚧哈及早撤回。免
致該國驚擾。又據劉韻珂等奏有大西洋葡萄牙國黑夷上岸。

用刀戳傷民人林舉為一案。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現已移咨該督。並將兇夷啥波囉咭。啥嘰二名。解送廣東等語。夷人領事官。住居澳門。著俟解到後。即飭發交該領事官查照章程秉公辦理。以符成約。

戊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查廣東省城。距福建省城道里遼遠。聲息不能時通。有籍隸福建現在服官廣東者。詢以該省民夷情形。僉稱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固結百姓。動輒抑民以順夷。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詞色之間。頗露憤懣。究係得之傳聞。不敢信為確實。現將摺內所指各情。

繕札密委妥員。前往確查。俟其稟覆到時。再行據實具奏。

恭讀

聖諭。該省民夷。既屬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誠恐別生枝節。相應

請

旨。將該督撫先予薄懲。一面責成撫夷安民。民心既不動搖。夷情自歸馴順。儻再飾延。即予嚴譴。似當知所奮興。若思釜底抽薪之法。凡夷首之彊占勒租。總恐有內地奸民。為之句引。果先密訪嚴拏。該酋亦未嘗不旁觀自警。至於吠首數月以來。毫無嘵瀆。其與在閩夷人。有無暗通信息。容再密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當降旨交徐廣縉逐加訪查據實奏聞茲據該督奏稱閩省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固結百姓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現將發去摺內各情繕札委員前往確查等語著徐廣縉於委員查明稟覆到日即將閩省實在情形是否內地奸民為之句引詳細縷陳至吱啇與閩夷有無暗通信息之處著隨時密查具奏

又

諭前因臺有人奏英夷强租閩省神光寺居住民夷不安各摺片當降旨交劉韻珂徐繼畬查奏旋據劉韻珂等奏稱該夷寂處蕭寺斷難久延復降旨查詢何時該夷方可搬出何以前此任

其闌入。令劉韻珂等據實直陳。現在劉韻珂業已因病。令其開缺。新任總督裕泰。尚未到閩。徐繼畬職任封疆。撫民防夷。責無旁貸。乃於降旨飭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並不奏聞。是既已錯誤於前。又復因循於後。漫不關心。成何事體。徐繼畬著傳旨申飭。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該撫現在如何籌辦夷情是否靜謐。紳民能否相安。俱著明白回奏。毋再含混延宕。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國懇請於伊犁等處通商。令該將軍等籌議。後由理藩院覆定。咨覆該國。茲據該國薩納特衙門來咨。稱。遵照派員。於明春起程。來赴伊犁。會同定議等語。此事曾

由薩迎阿會同奕山擬議現在薩迎阿來京奕山接任將軍於原議曲折自能深悉著將現在各國來咨鈔給閱看事關邊疆貿易奕山務必先事籌度周詳所有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一切事宜前據奏稱礙難照恰克圖事例所見甚是如進卡出卡人數與牲畜貨物多寡撥兵接護並此外有無應行籌及之處著奕山等查照前奉諭旨並廣諮博採逐細斟酌妥善臨時公同商確定立規條以期垂之久遠彼此相安有利無弊至喀什噶爾毋庸通商一層前次理藩院咨文業將種種窒礙並無利益情形委曲開導令該國來文仍欲於此處添設喀什噶爾距內地窵遠商販稀少不數易換本係實在情形但恐

該國官員。於到伊犁會議時。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必曲為
譬諭。使其心折服。自不至再有嘵瀆。此次理藩院咨覆該國文
底。亦著鈔給閱看。此事關繫綦重。奕山等。加意慎重。於國體邊
防。必須面面顧到。斷不可草率定議。致貽後患也。慎之。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貴國薩納特衙門來咨。內稱。遵照前次咨
覆。選派重任大員。於明春起程。前赴伊犁。會同該將軍大
臣等公議。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章程等語。
本院據情轉奏。
大皇帝已飭知伊犁將軍。俟貴國官員到日。優加款待。將一切貿

易事宜○會同參酌○定立規條○以期永遠遵行○彼此有益○至
喀什噶爾一處○實係距內地遙遠○商販稀少○恐貨物不敷
易換○前次文內○業經咨明○今據來咨○仍欲於此處試行貿
易○諒貴國官員○到伊犁會議時○該將軍等○必能將喀什噶
爾實在情形○詳細面述○總之通商一事○惟圖彼此兩便○庶
商民均霑利益○而我
大清國與貴國二百年和好之誼○亦可永久不渝矣○為此咨覆○
本年○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四十
餘名○闌入科布多之烏梁海游牧○砍斃佐領哈勒察克○奪
去槍馬等物逃走一案○已行文國畢爾那托爾○並令將我

蹤兵丁逃走之俄羅斯三人。一併嚴拏審辦矣。昨據科布
多參贊大臣來文。內稱。於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有俄夷三
十七人。身、帶器械。歇宿游牧。越日有俄夷三人來見。共四
十人。奪食牛羊。搶取鞍馬。砍斃佐領等語。惟查前次來文
內。未曾聲明三十七人歇宿。又有三人來見。奪去牛羊之
語。竊以此項夷人。恐即係戕斃佐領逃走之犯。惟前次行
文該國時。此節並未提及。恐該夷藉口不辦。相應再行咨
照。謹將擬出文底呈
覽。
硃批。依議。

癸酉。前任閩浙總督劉韻珂奏。查咦夷二人。前租住神光寺屋一節。現接據署督臣徐繼畬函稱。該二夷已經候官縣知縣興廉。理諭搬遷。將寺屋繳還。又查蘇以天國即瑞國夷人二名。前於八九月間。因在城外租屋未就。暫借西門外西禪寺屋居住。嗣在附近南臺之水部門外。覓定房屋。該處居民。以為不便。經藩司慶端。候補道鹿澤長。前往查明。諭令該二夷退還。即在南臺港口。另租房屋。並無在水部門外。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之事。又釘塞大礮數尊一節。前經臣密委在省之永春州王光鍔。閩縣知縣來錫蕃前往各礮臺。逐一查明。並無其事。業已據實縷晰覆奏。又

閩商船索洋銀護送一節。查閩省水師營船。前於軍興時。多被㖞夷擊燬。洋盜充斥。商船畏縮。時有西洋葡萄牙國小夷船駛入南臺港口。包送華商船貨。並非㖞夷船隻。各商船時有租該國夷船護送之事。租價係彼此講定。並非勒索。經 臣查知此弊。即兩次奏明。在省城設立專廠。趕將缺額師船。先後造齊。搜捕洋盜。一面委員。諭令南臺各行商。不准再租該夷船隻。現在閩洋盜匪斂跡。浙洋盜案。亦較從前減去十之七八。各商船有恃無恐。多不租夷船護送。又槍礮打傷幼孩一節。查前於八月間。有廣東民人。在附近南臺地方。用鳥槍趕打鷺鷥。誤傷幼孩二人。經營汛

弁兵○將放槍之犯○當時拏獲○解送侯官縣訊究○嗣幼孩傷
漸平復○臣出省時○復面諭侯官縣知縣興廉○將該犯從重
擬辦○並非夷人槍傷幼孩○以上各情○謹先就臣所知者臚
敘上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省城○夷人強占神光寺○勒買民房○起造
樓屋○甚至釘塞大礮數尊○向商船索洋銀護送○並用槍打傷幼
孩各等情○先後諭令劉韻珂等○詳查具奏○茲據奏稱○神光寺二
夷○業已搬遷○實無勒買民房○起造樓屋○及釘塞礮眼之事○並委
員勸諭各商○不准再租夷船護送○查明幼孩○並非夷人槍傷各
等語○著裕泰到任後○按照節次寄諭○並劉韻珂覆奏各情○逐一

訪查。是否確實。該省夷情。是否安靜。地方官辦理夷務。是否一味遷就。有無專事消弭。辦理不善之處。著裕泰一併詳細確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劉韻珂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亥。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澳夷疲敝已甚。並無大兵船。九月燒燬之船。係輾轉託詞。向他國借來者。今全被燬。既無力賠償。而澳內夷兵。本不過三百餘名。又復境覽殆盡。窮蹙情狀。更甚於前。該夷素尚恭順。惟有夷目嗹嚷一人。生長澳門。粗通中國語言文字。最為狡黠。頻年種種作耗。皆其所為。現在澳內各夷。惹事招非。致干

天諭。一切公事。不令與聞。所以頗覺安靜。吠首既蒙該國王。稱其知機曉事。得有名號。自應安分保守之不遑。一時諒不至受人唆播。

硃批。知道了。

徐廣縉又奏。暎夷自六月間。續占福建城內神光寺之後。復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各處地方。建造樓屋。均經紳耆人等。力為攔阻。至木土匠人。亦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閩縣。侯官兩知縣。竟於十月初四日。張貼告示。嚴拏不准受雇之人。臣見此示。憤懣不勝。伏思工匠人等。執業本微。乃亦知顧名義。不肯覥顏順夷。可見天理民彝。不容泯滅。

地方官顧必極力扶抑以助夷人之虐。臣不知其是何居

心。應請

旨飭交新任督臣裕泰秉公查參。嚴加懲辦。以為抑民奉夷者戒。

並鈔錄該縣告示。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𠸄夷自占神光寺後。復欲於東門水部門

西門外。建造樓屋。閩省工匠。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閩縣侯官

兩知縣。出示嚴拏不肯受雇之人等語。似此抑民奉夷。尚復成

何事體。着裕泰到任後。秉公密查。據實覆奏。毋稍瞻徇。原片及

告示。均着鈔給閱看。

癸未。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臣與督臣劉韻珂。嚴飭侯官縣興廉。密諭寺僧。不准收其房租。並密諭城內外泥瓦木石各匠頭。不准代夷人修理神光寺房屋。九月閒。連日陰雨。雨夷所住之房。滲漏不堪。遍覓瓦匠。無敢往者。夷目星察理。屢向該員興廉。懇覓匠人。該員答以百姓不願。斷難相强。且神光寺無人收租。白住房屋。亦傷體面。不如搬去為妥。該夷目無可如何。始稱租屋原係小事。既係士民不願。官府為難。若不搬移。恐傷和好。惟城外一時難得住處。應先搬至伊國繙譯官所租賃之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以免口舌。臣查烏石山之積翠寺。及東畔相連之

道山觀○兩處房屋○俱在山坡○該夷租賃○已閱多年○紳民亦相安無事○今該夷目○將兩夷搬至伊處暫住○意存轉圜○並非別租城內房屋○自不便過與較論○惟該夷目說定之後○又向委員聲稱○日後欲在道山觀○建蓋樓房○經臣飭駁不准○故至今尚未定局○現仍令各委員○及已革知縣興廉○切實開導○至該夷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易換港口一節○臣與督臣劉韻珂○於密行臺灣鎮道之後○隨密委候補縣丁錫嘗○赴臺會同查辦○該夷儻到臺灣港口○妄肆要求○務期官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現尚未據稟覆○亦無接到夷首吠喻照會○如該夷首到福州講說此事○臣當即堅

執戍約。明白理諭。斷不敢稍涉遷就。致貽後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租住神光寺二夷。已經理諭搬遷各情。當降旨。交裕泰確實詳查。茲據徐繼畬覆奏。該二夷以城外難得住處。先搬至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等語。道山觀與積翠寺。東畔相連。其去神光寺遠近若干。該撫並未確切指明。且同係福州城內廟宇。若止陽易其名。顢頇遷就。仍恐紳民不能相安。著裕泰到任後。遵照節次寄諭。並徐繼畬現奏各情。逐一訪查。及該二夷。應如何曉諭搬移。據實覆奏。至劉韻珂徐繼畬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一併詳細密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之處。徐繼畬密摺著鈔

給閒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